

父亲的算盘

文/乔现锋

父亲与算盘之间的缘分,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就已经结下了。

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,正值青春年少时恰逢热火朝天的“大跃进”,社员们冲天的干劲换来的是连肚子都填不饱的“食堂饭”。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病。干不了重活的他,幸好凭着在学校成绩优秀的“资历”,被生产队任命为一名会计。从此,一个算盘一个本子,便成了父亲立足于世的命根子。为了生计,父亲熟悉了算盘的所有打法,加减乘除的运算在他手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(多年以后我还见过父亲在账本忙起来的时候,左手拔算盘右手记账的熟练场景)。父亲拿着算盘和本子,走遍了生产队里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,走遍了村子周围的沟沟坎坎。父亲为每家每户认真计算着粪堆的体积,精确计算着那些砍不尖、削不圆的地块的面积,也用心计算着每天只能换回几斤粮食的工分……

然而,父亲用算盘算准了有限而琐碎的几个阿拉伯数字,却算不透自己跌宕起伏的命运。父亲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,生性又谨小慎微。在本职工作中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。但在那个年月,这一切挡不住极个别打着“贫下中农”旗号,却心怀鬼胎的“实权派”的蓄意攻击(父亲当时的成分是“下中农”),也阻挡不了父亲的胃病进一步恶化。在“四清”运动到来的日子里,父亲接受过组织上的严格审查,最终以无过错而重获信任;为了与病魔作斗争,父亲只身一人徒步远赴洛阳求医,若不是遇上一个亲戚的帮忙住进铁路医院稳住了病情,差一点就告别人世。

一把算盘陪着父亲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。凭着父亲正直的为人,他赢得了上到公社干部下到社员百姓的信任和尊重;凭着出色的工作,父亲于1971年被提拔为大队团支部书记,接着,又被任命为支部委员,参加过县里的民兵、共青团代表大会,对着台下数千人分享过自己的工作经验……

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,父亲始终没有彻底放下过手中的算盘。如果说其他的工作都是父亲的“应景之作”的话,只有会计这一行当才是父亲的老本行和看家本领。握着手中的算盘,父亲从田间地头算到了大队支部,从生产队算到了大包干责任制,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铝矿、国有电厂又算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私营小石料厂。一路算来,父亲的满头青丝早已染上了层层秋霜。犹记得1993年,在应私营石料厂的老板慕名聘请出任会计一职后,正是靠父亲的微薄收入,才使我们兄妹二人在母亲过世后得以悉心呵护和茁壮成长。

几天前,年近七旬的父亲一时兴起,决意要操起算盘与正在使用计算器的女儿比试一下。父亲使尽了浑身解数,但几个回合下来,尽管结果正确,在运算速度上

父

亲最终还是甘拜下风。“廉颇老矣!”父亲面带笑容慨叹道。

是啊,一把算盘,承载了父亲和病魔的不屈抗争,陪伴父亲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,如今,就要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一起,被这滚滚前行的历史洪流所淹没——这一切实属顺理成章,了无遗憾呢。

但是,我明白,时代却无论如何也淹没不了一样东西,那就是手持算盘一路走来的父亲,始终秉持的不向命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。

这些,就像父亲特意赠予我的一道爱的光芒,时刻给我以人生的温暖,也照亮我前行的方向。



打一个美丽的补丁

文/马亚伟

女儿的一件白色上衣,胸前不小心被烧了一个小洞。那件衣服非常漂亮,女儿也最喜欢,所以她心疼极了。我找到一个修补衣服的小店,店主拿过衣服,看了一会儿,又比划了一番,然后很仔细地用小洞上补上了一朵红色的玫瑰花。衣服补好后,我很满意。有这朵红花的映衬,衣服好像比原来还漂亮了。白底红花,红玫瑰颜色鲜艳,花朵大小恰到好处,更显出衣服的几分娇俏。我把衣服带回家,让女儿试穿了一下,效果太好了。那朵花非常生动,仿佛就是开在衣服上的,浑然天成,真是天衣无缝啊。没想到,为衣服打了一个美丽的补丁,反而会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。

我想,生活中我们也难免要为自己打一个补丁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有些错误,会成为人生的一处败笔,不堪回首,让人羞愧难当。如果勇于面对,为

人生的漏洞打一个美丽的补丁,说不定会让人生境界得到升华。

我认识一个人,他年轻时散漫浪漫,大错不犯,小错不断,打架,偷家里的钱,坑骗朋友,还和一个高中女生谈恋爱,最后抛弃了人家,几乎可以说是劣迹斑斑。人人都知道,他是典型的浪子,都说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”,他这辈子输定了。

他的父亲整天摇头叹气,在别人的提醒下,打算让他去当兵。他父亲费了很大的周折,四处奔波找关系。最后,终于让他当上了兵。他却懊恼地说,他的人生已经千疮百孔了,对自己没信心。父亲劝他,你这么年轻,人生的路还很长,不能丧失信心。

他当兵走的那天,向父亲发誓,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仅仅两年,严格的部队生活竟然让他脱胎换骨了。他在部队勤勉守纪,改

掉了一身的坏毛病,而且还变得非常爱学习了。他爱上了读书,业余时间学习写作,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。并且他信心百倍,正准备考军校呢。部队的领导和战友对他评价都很高,说起他以前的那些事,大家都不相信他从前会是那样的。

我看过他的文章,他经常翻捡自己过去的经历,说那是一种疗伤。那些经历,就像一根根刺,刺痛了心灵,留下了痛悔。审视自己,把错误重新修补。因为错过,所以要用加倍的努力才能弥补。把自己所有的缺点用针挑破,即使疼痛,也毫不留情。然后,补上最美丽的补丁,为自己赢得了更加多彩的人生。

生活漫长,人难免有糊涂犯错的时候。只要肯为错误打一个美丽的补丁,人生依然可以很精彩。

亲情是一把伞

文/肖进

父亲因头晕去医院诊治,在做了一系列的常规检查之后,抽了一管血送到医院的生化室做电泳分析,分析的报告单要三天之后才能取到。

本来说好是我陪父亲去取电泳分析的报告单,但姐姐对我说:“我觉得取的时候不能让父亲去,万一分析的结果是很坏的消息,会给父亲的心理造成很大的阴影,不利于以后的治疗。”

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故意避开父亲,却没想到母亲就在旁边,母亲说:“那我去取。”我与姐姐都明白,一旦父亲真的有什么事的话,母亲其实就是最脆弱的那个人,怎么可能让她去取。

取报告单的那天是我一个人去的,取单时间是一点整,分析数据显示一切正常。

一点十分的时候,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,姐姐的声音很小,以至于我说了几次“大声点”后,才听清是她问我报告单上写的是什么。一点三十分,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母亲的声

音也很小,听了几次才听清是问我报告单的结果。我想我的电话一定是听筒坏了,要不接电话的声音为何那么小。一点十五分,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,同样是用很小的声音问我报告单的结果。我更加确定我的手机听筒坏了。

晚上我跟妻子说起手机听筒的事,妻子说:“你傻啊,我们在家又不知道报告单的结果,能够大声地问你吗?被父亲和其他人听到怎么办?我是假装午睡,用被子捂住

头才敢给你打电话呢。”

我突然明白,母亲与姐姐也是带着同样的心理,编造一个合适的借口,然后去一个无人的角落,为防止别人听到,故意用很小的声音给我打的电话。每个人都想瞒着别人,独自去承担那份伤痛与责任。

原来,看似平静的人生总是经历着或大或小的风吹雨打,只是大多数的时候,是亲情把这把伞默默地为我们遮着风、挡着雨。

梦中的中年

文/余平

那天我做了个长梦,一觉醒来,发现妻子正在为我做早餐。以前总是我起床做早餐的,我问妻子怎么不多睡一会儿,妻子说:“你打了一晚上呼噜,吵得我睡不着,我干脆早点起床煮豆浆。”看着妻子的黑眼圈我满是歉意,我说:“我以前睡觉是不打呼噜的,现在是怎么了?”“你开始打呼噜已经大半年了,如今是声音越来越响,有时候还说梦话……”妻子嗔怪道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母亲的话,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也不打呼噜,进入中年后他的呼噜声就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,也做梦,好在母亲适应力强,以至于后来她听不见父亲的呼噜声竟然睡不着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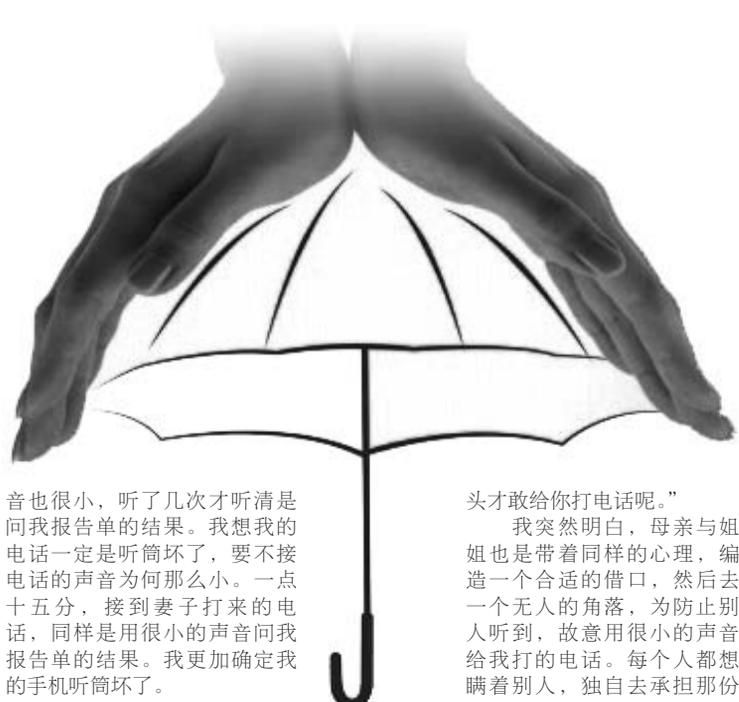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遗传基因注入了我的血脉,我心里有些惶恐,难得我也进入了中年吗?想想也是,前几年在单位还经常有人喊我“小伙子”,要是去商业街逛逛,营销美女一口一声“帅哥”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,而现在单位里已鲜有人喊我“小伙子”了,再去商业街,营销美女喊我“帅哥”喊得娇情,我听得也尴尬。中年就在我的呼噜声中如期而至,本能地觉得自己离青春越远越忐忑,可说到底中年人又有多少闲暇的时光去忐忑呢?

前些天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,幸亏医院抢救及时,父亲总算是保住了一条。父亲出院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半身瘫痪,大小便不能自理。我一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用温水为他擦澡按摩,每天经常为父亲翻身以避免褥疮。父亲高大魁梧,我每翻一次身都小心翼翼,生怕把他弄伤了,往往每一次看似简单的翻身护理就把我累得满头大汗。正当我为父亲的病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,儿子最近迷上了网络游戏,竟然发展到旷课去网吧玩游戏的地步,学校成绩直线下降。听了这话我头都大了,我本来想狠狠教训一下儿子,妻子却说还是以说服教育为好,免得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。我只能点点头,再看看妻子,这一阵她的鱼尾纹明显多了起来,脸色也不好。妻子工作的公司前不久垮了,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,我现在完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,每天一觉醒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笔笔不得不花的开销,心里沉甸甸的。

那天晚上儿子下了课一直没回家,打他的手机也关机了,莫不是又去网吧玩游戏了?我心里很不安。父亲此时睡了,我点上一支烟抽,家面很静,一阵冷风从外面吹来,我禁不住打了个哆嗦,泪水也从我眼眶里涌了出来。中年男人不像青葱少年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:wbhlanqhe@163.com

非常感受



怀揣梦想,不像青年人朝气蓬勃,步入中年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,老人体弱多病,孩子尚未成年,这样一个家需要男人当顶梁柱,去费力支撑。中年男人最怕丢了工作,在单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,为了事业和家庭,中年男人不得不像头骡子那样不停地劳作,生活的重担上了身,再苦再累也要自己扛。父亲睡得很香,嘴角流着口水,那表情像个熟睡中的婴儿。我守在父亲的身边,到时候他一觉醒来,看见我这个儿子,会一如三十多年前襁褓中的我见了她一般,会开心地笑的。